

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蟲一

蜮射 化蟬 揖怒蛙 怪哉 小蟲 蔣蟲 園客 烏衣人 朱誕給使
葛輝夫 ■ 蜓 肉芝 千歲蝙蝠 蠅觸帳 蒼梧蟲 蚱蜢 施子然
龐企 蟾蜍 蠅赦 發妖 桓謙 青蜓 朱誕 白蚓 王雙

蜮射

《玄中記》：「蜮以氣射人，去人三十步，即射中其影。中人，死十六七。」《紀年》云：「晉獻公二年春，周惠王居於鄭，鄭人入王府取玉馬，玉化為蜮，以射人也。」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化蟬

齊王后怨王怒死，屍化為蟬，遂登庭樹，嘒啜而鳴。後王悔恨，聞蟬鳴，即悲歎。（出崔豹《古今注》）

揖怒蛙

越王勾踐既為吳辱，常盡禮接士，思以平吳。一日出遊，見蛙怒，勾踐揖之，左右曰：「王揖怒蛙何也？」答曰：「蛙如是怒，何敢不揖？」於是勇士聞之，皆歸越，而平吳。（出《越絕書》）

怪哉

漢武帝幸甘泉，馳道中有蟲，赤色，頭、牙、齒、耳、鼻盡具，觀者莫識。帝乃使東方朔視之，還對曰：「此蟲名怪哉，昔時拘係無辜，眾庶愁怨，咸仰首歎曰：怪哉怪哉。蓋感動上天，憤所生也，故名怪哉。此地必秦之獄處。」即按地圖，信如其言。上又曰：「何以去蟲？」朔曰：「凡憂者，得酒而解，以酒灌之當消。」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，須臾糜散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小蟲

漢光武建武六年，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，甚眾。明日，皆懸於樹枝死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蔣蟲

蔣子文者，廣陽人也。嗜酒好色，挑達無度。每自言：「我死當為神也。」漢末，為秣陵尉，逐賊至山下，被賊擊傷額，因解印綬縛之，有傾而卒。及吳先主之初，其故吏見子文於路間，乘白馬，執白羽扇，侍從如平生。見者驚走，子文追之，謂曰：「我當為此地神，福（「福」字原缺，據本書卷二九三「蔣子文」條補）爾下民。可宣告百姓，為我立祠，不爾，將有大咎。」是歲夏，大疾疫，百姓輒恐動，頗竊祀之者。未幾，乃下巫祝曰：「吾將大啟（「啟」原作「咎」，據本書卷二九三「蔣子文」條改）福孫氏，官宜為我立祠，不爾，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也。」俄而果有蟲虻，入人耳即死，醫所不治，百姓愈恐。孫主尚未之信，既而又下巫祝曰：「若不祀我，將以大火為災。」是歲，火災大發百數，火漸延及公宮，孫主患之，時議者以神有所歸，乃不為厲，宣告饗之。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，其子緒為長水校尉，皆加印綬，為立祠宇以表其靈，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。自是疾厲皆息，百姓遂大事之，《幽明錄》亦載焉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園客

園客者，濟陰人也，姿貌好而良，邑人多願以女妻之，終不娶。常種五色香草，積數十年，服其實。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，客收而薦之。至蠶時，有女夜半至，自稱客妻，道蠶之狀。客與具蠶，得百二十頭繭，皆如甕。繅一頭，六十日乃盡。訖則俱去，莫知所如。濟陰人設祠祀焉。（出《列仙傳》）

烏衣人

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，曾乘船過錢塘江。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，遑遽畏死，因以繩係蘆著舡。船至岸，蟻得出。其夜，夢一烏衣人謝云：「僕是蟻中之王也，感君見濟之恩，君後有急難，當相告語。」歷十餘年，時所在劫盜，昭之被橫錄為劫主，係餘姚。昭之忽思蟻王之夢。結念之際，同被禁者問之，昭之具以實告，其人曰：「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。」昭之如其言，夜果夢烏衣云：「可急投餘杭山中。天下既亂，赦令不久（久原作及，據明抄本改）也。」既寤，蟻齧械已盡，因得出獄，過江，投餘杭山。旋遇赦，遂得無他。（出《齊諧記》）

朱誕給使

淮南內（「內」原作「囚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史朱誕字永長，吳孫皓世，為建安太守。誕給使妻有鬼病，其夫疑之為奸。後出行，密穿壁窺之，正見妻在機中織，遙瞻桑樹上，向之言笑。給使仰視，樹上有年少人，可十四五，衣青衿袖，青幘頭。給使以為信人也，張弩射之，化為鳴蟬，其大如箕，翔然飛去。妻亦應聲驚曰：「噫！人射汝！」給使怪其故。役久時，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，曰：「何以不復見汝？」其一即樹上小兒也，答曰：「前不謹，（「謹」原作「遇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為人所射，病瘡積時。」彼兒曰：「今何如？」曰：「賴朱府君樛上膏以傅之，得愈。」給使白誕曰：「人盜君膏藥，頗知之否？」誕曰：「吾膏久致樛上。人安得盜之？」給使曰：「不然，府君視之。」誕殊不信，為試視之，封題如故。誕曰：「小人故妄作，膏自如故。」給使曰：「試開之。」則膏去半焉，所搽刮見有趾跡。誕自驚，乃詳問之，給使具道其本末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葛輝夫

晉烏傷葛輝夫，義熙中，在婦家宿，三更，有兩人把火至階前。疑是兇人，往打之，欲下杖，悉變成蝴蝶，繽紛飛散。有衝輝夫腋下，便倒地，少時死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蜓

《博物志》：「■ 蜓以器養之，食以硃砂，體盡赤，稱滿七斤，治搗萬杵，以點女子肢體，終不滅。」淮南萬畢術云：「取守宮，新合陰陽，以牝牡各藏之甕中。陰乾百日，以點女臂，則生文章，與男子合，輒滅去也。」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肉芝

肉芝者，謂萬歲蟾蜍，頭上有角，領下有丹書八字再重。以五月五日中（明抄本「中」作「午」）時取之，曬乾百日，以酒漬之。

地，即為流水。帶其（「其」原作「在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左手於身，辟五兵。若敵人射己者，弓弩失皆反還自向也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千歲蝙蝠

千歲蝙蝠，色如白雪，集則倒懸，腦重故也。此物得而陰乾，末服之，令人壽四萬歲。（出《抱樸子》）

蠅觸帳

晉明帝常欲肆勝，秘而不泄（「泄」原作「謀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乃屏曲室，去左右，下帷草詔。有大蒼蠅觸帳而入，萃於筆端，須臾出，帝異焉。令人看蠅所集處，輒傳有赦，喧然已遍矣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蒼梧蟲

《博物志》云：「蒼梧人卒，便有飛蟲，大如麥，有甲，或一石餘，或三五斗，而來食之，如風雨之至，斯須而盡。人以為患，不可除。唯畏梓木，自後因以梓木為棺，更不復來。」（出《博物志》）

蚱蜢

徐邈，晉孝武帝時，為中書侍郎。在省直，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，以與人共語。有舊門生，一夕伺之，無所見。天時微有光，始開（「開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窗戶，瞥觀一物，從屏風裡飛出，直入前鐵鑊中。仍逐視之，無餘物，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，有大青蚱蜢，雖疑此為魅，而古來未聞，但摘除其兩翼。至夜，遂入邈夢云：「為君門生所困，往來道絕，相去雖近，有若山河。」邈得夢，甚悽慘。門生知其意，乃微發其端。邈初時疑不即道，語之曰：「我始來直者，（明抄本「直者」作「此省」）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，猶作兩髻，姿色甚美。聊試挑謔，即來就己，且愛之，仍溺情。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。」兼告夢。門生因具以狀白，亦不復追殺蚱蜢。（出《續異記》）

施子然

晉義熙中，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，而神情辨悟。家大作田，至稜時，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，恒宿在中。其夜，獨自未眠之頃，見一丈夫來，長短是中形人，著黃練單衣袷，直造席。捧手與子然語，子然問其姓名，即答云：「僕姓盧名鉤，家在粽溪邊，臨水。」復經半句中，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塚，忽見大坎，滿中螻蛄，將近門許。而有數頭極壯，一個彌大。子然自是始悟曰：「近日客盧鉤，反音則螻蛄也；家在粽溪，即西坎也。」悉灌以沸湯，於是遂絕。（出《續異記》）

龐企

晉廬陵太守龐企自云，其祖坐係獄，忽見螻蛄行其左右，因謂曰：「爾有神，能活我死否？」因投食與之，螻蛄食飯盡而去。有頃復來，形體稍大，意異之，復投食與之。數日間，其大如豚，及將刑之夜，螻蛄夜掘壁為大穴，破械，得從之出亡。後遇赦免，故企世祀螻蛄焉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蟾蜍

晉孝武太元八年，義興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，端麗潔白，尤辨惠，性嗜膾，啖之恒苦不足。有許纂者，小好學，聘之為妻。到婿家，食膾如故，家為之貧。於是門內博議，恐此婦非人，命歸家。乘車至橋南，見罾家取魚作鮓著案上，可有十許斛。便於車中下一千錢，以與魚主，令搗齏。乃下車，熟食五斗，生食五斗。當啖五斛許，便極悶臥。須臾，據地大吐水，忽有一蟾蜍，從吐而出。遂絕不復啖，病亦愈。時天下大兵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蠅赦

前秦苻堅欲放赦。與王猛、苻融，密議甘露堂，悉屏左右。堅親為赦文，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，聽而復出。俄而長安街巷，人相告曰：「官今大赦。」有司以聞。堅驚曰：「禁中無耳屬之理，事何從泄也？」敕窮之。咸曰：「有小人青衣，大呼於市曰：『（「曰」原作「旦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『官今大赦。』須臾不見。』」歎曰：「其向蒼蠅也。」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發妖

晉安帝義熙年，瑯琊費縣王家恒失物，謂是人偷，每以扁鑰為意，而零落不已。見宅後籬一孔穿，可容人臂，滑澤，試作繩置，施於穴口。夜中聞有擺撲聲，往掩得大發，長三尺許，而變為蟾。從此無慮。（出《廣古今五行記》）

桓謙

桓謙字敬祖。太元（「元」原作「原」，據陳校本改。）中，忽有人皆長寸餘，悉被鎧持槊，乘具裝馬，從塚中出。精光耀日，遊走宅上，數百為群。部陣指麾，更相撞刺，馬既輕快，人亦便能。緣幾登灶，尋飲食之所。或有切肉，輒來叢聚，力所能勝者，以槊刺取，逕入穴中，寂不復出，出還入穴。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，澆所入處。因掘之，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。謙後誅滅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青蜓

司馬彪《莊子注》，言童子埋青蜓之頭，不食而舞曰，此將為珠，人笑之。《博物志》云，埋青蜓頭於西向戶下，則化成青色之珠。（出《感應經》）

朱誕

宋初，淮南郡有物取人頭髻。太守朱誕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多買糶以涂壁。夕有一蝙蝠大如雞，集其上，不得去，殺之乃絕。觀之，鉤簾下已有數百人頭髻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白蚓

劉德願兄子，太宰從事中郎道存，景和元年，忽有白蚓數十登其齋前砌上，通身白色，人所未嘗見也。蚓並張口吐舌，（「舌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大赤色。其年八月，與德願並誅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王雙

孟州王雙，宋文帝元嘉初，忽不欲見明。常取水沃地，以菰蔣覆上，眠息飲食，悉入其中。雲，恒有女，著青裙白巾，來就其寢。每聽聞薦下，歷歷有聲。發之，見一青色白頸（「頸」原作「纓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蚯蚓，長二尺許。雲，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，氣甚精芬。奩乃螺殼，香則草萆根。於時咸以雙暫同阜蟲矣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